



红麒麟丛书

GU DAO BEI FONG

古道悲风

● 映泉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道悲风/映泉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1999.1
(红麒麟丛书)
ISBN 7-5008-2092-5

I. 古… II. 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6230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(北京鼓楼外大街)

印刷: 北京市通州区鑫欣印刷厂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版次: 1999 年 1 月第 1 版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220 千字

印张: 12.375

印数: 1~5000 册

定价: 17.00 元



亲爱的读者：

荒老的天穹下，古道幽远，千年如一日。

一日如千年的，是山民们史诗般的贫穷与混沌。更为混沌与贫穷的，莫过于裹在补丁里的灵魂。一代又一代人渴望新生，不惜铤而走险，始终走不出自我的狭隘、封闭、麻木、空虚、安命和愚昧。你将神折于男主人公执正不悔而又深受伤害的脱贫锐志，感慨万千。你将置身在终极的爱情境界里，领略灵魂与灵魂相知相偎的呢喃，感受最生命、最湿润、最激情的默契。苍天作证：这里的爱情属于混沌尘世中真正的净炼，属于绝痛，属于惊心动魄的涅槃，令人不忍回视而又难禁唏嘘。你将深入至当今深邃的腐败景观中，极目某些“公仆”们“连虱虫也要剥去三层皮”的盘剥掠夺，扼腕殷忧不已。是今古轮回？是人世衰落？薄薄的东方血色包裹的是怎样困惑的真实世界与时代寓言。读下去吧，朋友，字里行间不仅低号着瘦瘦的凄风，也轰鸣着新世纪的春雷，由远而近，那是天道运化不可抗拒的音息。

——编者

BCH 88/12

今年的中心

正月初十，雨夹雪，天气奇冷。

春节的酒气还没有散尽，给亲戚拜年还没有拜完，县委就在老礼堂里召开干部动员大会，布置下乡扶贫。李大毛夹着一本书走进礼堂，只见会场一片喧闹，BP机嘟嘟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县委书记郭自宽在台上不高兴日宣布纪律：

“都给我把BP机关上！后头的都往前头坐！”

人们在县委书记的监督下挪窝。一片嗡嗡声中，后排空出来一大截，将李大毛突出出来。李大毛明知台上的郭自宽看见了他，却偏偏就不往前去。有他带头，过一会儿，他的身边又多了几个人，他们也不朝前去。他清楚地看见郭自宽瞪着他，

但他就是不理睬，反正县委书记对他没好感。他根本不知道今天开什么会，领导让他来，他就来了。

李大毛师专毕业，分在某个镇中学当教书先生，因为能写稿子，镇政府便让他转业当了宣传干事，并入了党。写了几篇稿子在地区报上获得了好评，引起了郭自宽的注意，不久就把他弄到县委宣传部宣传科，指望他好好地宣传一下本县。遗憾的是他到了宣传部以后，就尽写些不该写的，终于惹得上下不喜欢了。

出毛病的主要是两篇文章。

县政府有好几个招待所，每个招待所里天天有酒有肉，他对其中一个作了系统调查，得知一年招待费花销 245600 元，喝酒喝去了两吨半。他怕数字写多了惹麻烦，跟所长核对，所长笑道：“一年二十几万招待费，可以当廉政典型。”他从调查结论生发开去，算了好几笔账：如果这笔钱用来扶助上不起学的孩子，将会救助一千多名儿童免除上不起学的危险；如果用来办希望小学，将会每年修起一幢不差的校舍；如果用作……这篇稿子在省报登了，尽管让人不愉快，但还不是他倒霉的主要原因。

前年根据省里的调查，本县虽说也还有贫困地区，但已经算不上贫困县了，准备将贫困县的帽子摘掉。县委一班人的观点跟省里不一样，一听此消息就慌了手脚，要求大家通过各种关系走门路，争取不要摘了这顶帽子。这顶帽子就是钱。于是，

许多人到省里走门路，给有关人员送礼。他再写了一篇文章，揭露这种弄虚作假，不但见了省报，而且在新闻评奖中得了奖。那顶帽子没有保住，终于摘了，致使县里每年少收数百万元。郭自宽恨不得饮其血食其肉啖其皮。但他李大毛是个名人了，也不能对他报复。于是他被调到县纪委，部长找他谈话很有意思：

“县委领导经过认真研究，觉得你政治觉悟高，原则性强，所以调换一个工作，你对革命工作都是有好处的。”

这等于是夺了他的笔。他不能对人家要求严而对自己松，有苦也无处说，只能乖乖就范。到了纪委，分他当了一个办事员，专门处理群众来信。从此他默默无闻，走到街上人都觉得发灰。原本好几个姑娘跟他有意思，这么一来都对他敬而远之。有一阵子他十分气愤，接着十分伤心。因为他看见招待所里并不因为他写了那篇稿子就不喝酒了，而且干部群众也不因他的稿子得了奖而对他有了多少敬意。更伤心的，是大会小会他都被当作靶子，只要一提起摘贫困县帽子问题，他就感到紧张。从此他学乖了，不再写新闻稿，每日里不是读古书就是写小说。小说没发一篇，但他觉得这么过比以前轻松。没有姑娘跟他谈什么爱情问题，也没有朋友拉他出去上馆子，靠工资在食堂吃饭，独来独往，而且读书使他长了见识。

他在干部队伍中没了发展的指望，也就瘫子掉到井里，一歪就歪了。倒也好，用不着怕谁，也用不着讨好谁，他觉得自

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汉。他眼瞪着台上，清楚地看见郭自宽不时对他射来仇恨的一眼。人一发横也就无所畏惧，他索性摆出个舒服的挑战架子，稳坐那里不动。县委书记不好点他的名，只在言辞中时时影射。他听书记讲话，竟没有哪一句不是刺他的。

“……今天的大会是动员大会，扶贫动员大会。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，我们今年的中心任务是扶贫。地区工作队在这几天就到。我们自己呢，就要提前。地区工作队到我们县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我们虽然被摘掉了贫困县帽子，但贫穷依然存在。我知道，现在还没过正月十五，天又下着雨雪，要大家往外走似乎有些不近情理。可是，我们都是各单位抽出来的骨干分子，是党的中坚力量。我们只要想到山区贫困地区的群众还有许多处在温饱线以下的水平，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家里烤炭火！解放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群众还在受穷，这是我们欠老百姓的债！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了！这次下乡，也是考验干部，培养干部……”

县委书记说得很激动，台下却耳朵发胀，嗡嗡声渐起。

“什么骨干？打发我们走了他们在家清静。”

“要你去你就是骨干，哄鬼。”

李大毛腿蹬着前排的椅背，身子往下溜成四十五度的斜角，脑袋搁在后背上。听见“骨干分子”几个字，再听人们这么一议论，才猛然一惊，意识到这个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妈

的，原来是要我下乡！

县里各机关干部都免不了要下乡，有的下了一辈子。老干部向年轻干部们说起“想当年”，一般都是下乡。搞社教，学大寨，阶级教育，路线教育……都是上头怎么搞下头就怎么搞。年年有中心，年年中心的内容不一样。今年的中心是扶贫。早在春节前，县委就急急忙忙开会定下乡的任务，命令各单位选派下乡的人员，广播电视一齐开足马力宣传。可是李大毛却茫然无知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才明白领导要他参加这次会的真实用意。

抽来的人都是单位的骨干力量？天晓得。谁愿意把用得着的人弄到乡下去？只有派上你了，才对你说你是多么重要，我们有多么地信任你，你好好干，趁这机会锻炼，将来接班云云。傻瓜都听得出来，那是哄小孩的把戏。双方都明白是假话，你还不能戳穿，这就是各机关多年养成的氛围。李大毛更不相信一个被县委书记盯着的人是什么骨干。想到这里，本来缩着的身子继续缩了一下。

一阵香气随着寒风灌进他的鼻子，接着听见了嗑瓜子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才发现身边坐着一个姑娘，浑身裹得像一个洋娃娃。她不住嘴地嗑着，嗑得脆响，并不怕人家听见。她一边嗑一边往前吐瓜子壳，发现旁边有人在看她，她也扭过头来，眨巴着大眼睛滴溜溜在他脸上睃个不停，然后笑着问他：

“喂，哪单位的？”

“纪委。”

“你已经在县机关了，还要培养你，再培养你不就到地委机关去了？”

李大毛悻悻笑道：“我准备往联合国去。”

许多人忽然扭头向着他，弄得他好不狼狈。原来台上郭书记正讲着一个与他有密切关联的话题：

“对于我们县的情况，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。前年省里摘了我们贫困县的帽子，我们认为——现在还这样认为——我们还没有摆脱贫困，哪怕为这事我们还挨了批评。当然，上级的批评我们应该接受，舆论的监督也是正确的。但是取了帽子，是不是就等于我们都富裕了？远远不是。这不是弄虚作假。下面，我向大家通报一下具体情况——这些情况是经过地区统计局核定的。本县总面积为……总人口为……其中百分之六十的人生活在山区，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生活在水平线以下。去年我们的财政总收入为……”

李大毛听出县委书记又在指桑骂槐拿他开刀，忽然地双手扶着扶手一撑，原本缩着的身子便拉得笔直，眼睛瞪着台上。县委书记念的“具体数字”仿佛是一份判决书，念完了就要拿他开刀问斩，他准备慷慨就义。

只是他觉得冤。记得初到县委宣传部，郭自宽曾亲口对他说，写通讯报道责任重大，要敢于斗争，敢于坚持真理，要不怕权贵等等。谁知那都是假话，真的触及到他本人了，便没有

了那份儿风度。再想想自己，二十七岁了，还没对象，这次一下去，岂不是又得拖几年？听着县委书记在台上大声疾呼，看着书记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他在心里鄙笑。堂堂县委书记气量如此之小，前年的事情还老揪住不放，我看你也不过如此。人家看他，他就伸着脖子看台上的书记，似乎是要向人们证明：老子怕个屁！

郭自宽一边说话，眼睛一直注意着李大毛。

“我们的穷帽子为什么取了昵？是根据计算，我们县的人均收入达到了 600 元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让我来作个形象的比喻。比如我和张三两个人，共同收入 1200 元，用两个人一除，得的结论就是人均 600 元。但是，这个计算法是有问题的。问题就在于我可能收的是 800，那么张三就只收入了 400。也可能我收的是 1190，张三就只收了 10 元。这就是所谓的人均收入。我们县像张三的有多少呢？至少 50000 人！我这绝不是弄虚作假！”郭自宽越说越有气，最后索性来了这么一句：“我们欢迎同志们对县委的工作进行监督。反正我们在省报挂了号。但是，我们下去的同志一定要好好干。解决一个两个问题，扶持一个两个项目，都是好的。如果只是嘴巴说得好听，或是只监督人家而不监督自己，面对实际就是另外一套，那么，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样的人不可用！”

大礼堂忽然一阵哄笑。这一句等于点明了是针对李大毛的。周围的人们对李大毛不光是眼睛看，而且一片咕哝声。那姑娘

哧哧地笑道：

“李同志，像是说你呢。”

李大毛反正这几年也被这种目光看多了，成了牛皮脸，端坐不动，漠视着台上。

散会后他回到单位，推开了书记办公室的门。

纪委书记老蒋很热情，又是烟又是茶，跟他谈话脸带愁容，舍不得他的样子。话说得也很动听：“小李呀，这次郭书记讲了，要抽单位的骨干力量下去扶贫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还是你去。老赵要退休了，老钱病了在医院，老孙的丈人摔断了腿。再说，领导说了，这是对第三梯队的培养。这是个机会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下去的都是骨干。”李大毛截断了书记的话，“我去就是。一年还是两年？”

“一年。”见他答应了，老蒋一高兴，便露了底，“二月份快完了，一年混起来也快。你去找找老邱吧，他负责。”

于是他去找老邱，那位是公安局即将退休的局长。邱局长一见他，从上到下对他扫视了一遍，仿佛看他是否有前科。

“啊，你就是李大毛？听说你那篇文章害得我们的郭书记挨了一顿批，还让我们县每年减少几百万的收入。是不是？”

所谓几百万的收入，是对穷困县的补贴部分。现在全县人民把这笔账记到他李大毛头上了。他张开嘴想解释，一想，去他妈的蛋，随你们怎么说。他眼望天花板，冷冰冰地说：

“我是来报到的。”想想这态度有些掉价，到底忍不住又来

了一句，“要是把账记到我的名下能让郭书记把县里搞好，我也愿意。问题是，别把搞不好的责任往别人的头上推！”

老邱意思不明地打个哈哈：“行呐伙计！明天走，你分在青峰乡青峰岭村。青峰岭你晓得吧？是个老苏区，那里的老百姓现在还在受苦。什么话都不说了，去了见成效，大家都好交代。”

青峰岭！本县的地图如一条鱼，县城是鱼眼睛，青峰岭在鱼尾巴边上，尾巴那边是另一个地区的另一个县……他仔细查找这两年来往信件的登记簿，看青峰岭有没有什么人告状。没有。那里似乎很平静。

晚上，高音喇叭里正播着郭书记的大声疾呼。

说的是第二天走，但真正第二天走的只有李大毛一个。

下乡的是骨干

别人下乡不是小车送就是一起坐专车到乡镇，唯有李大毛里外不是人，单位不管他，自己买车票自己扛行李。说的是“明天走”，他搭车到了乡里，却并没有看见邱局长等人的影子。

乡招待所专门给工作队留了几间房子，几间房里只住了他一个。悄没声地住了一晚，第二天等了一上午，还是没见其他工作队员到来，便顺小路自己走了。

去青峰岭还有十多里路，三年前修了一条简易公路，除了天晴有一辆咯呀作响的班车走那么一趟外，平时是没有车去的。在没修那条公路以前，几千年来人们进出大山是一条秦汉古道，路上还有许多遗迹，历史上许多知名人物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故事。他早就听说了这条古道，却从没有到这一带来过，最近读书比在学校读得还扎实，背得了许多古诗词，便要借此机会走一趟。

从乡政府出来时，正遇上乡里范秘书跟另一个人骑摩托出发。范秘书也是到青峰岭去的，要给那里的村支书送信：工作队要来了！本来打个电话就可以通知，不幸电话打了几百遍，没人接。本来也可以不管，但青峰岭的支书跟他范秘书关系不一般，而支书毛病很多；再加来人是县纪委的，而且是个连县委书记都不怕的角色，所以他要亲自跑一趟，去关照一下那个人。这年头，一人出事牵扯一大片，何必呢？他们同时出大门，但互不认识。

那的确是一条古代的官道，在深山峡谷中蜿蜒盘绕。石条铺就的石级，山上凿就的石坎，河岸峭壁下一排排栈道的孔，都说明曾经有过的气派。李大毛一个人走在这条破败的路上，那种荒凉反倒适应他的心境。西风古道，老树昏鸦，现在成了

切身的感受，便把现实的不快扔下了许多，脑袋里想着某一首曲里的句字：“至今遗恨迷烟树，列国周齐秦汉楚。赢，都变做了土，输，都变做了土……”古书让他多了些宿命的东西，不觉眼睛涩涩的。

公路有几处跟古道交叉，他一上公路，恰好来了那辆摇摇晃晃的班车，里面没几个人了。看见车他就感到了手疼肩酸。箱里大部分是书和稿纸，文化不赚钱，却沉重。车到他的身边停下，他也就很自然地上去了。

这条公路原本是在经费紧张中修的，修路的都是附近的老百姓，质量本来就不好，加上没人整修，再经过几场雨雪，坑坑洼洼，十分难行。那辆老爷车咯呀咯呀地响着，一边摇篮似地颠颠簸簸。车上的人们各自蜷缩着，都是一副木然表情。他在摇晃中想着蒋书记的话：“一年混下来也快。”

摇到那地方时天就黑了。车子离那个三岔路口有百把米，车灯照着了几间房子，只听得“腾”地一声，车轮子陷进了一个大坑。车上有人愤愤地骂：“又是王志武一伙干的！”司机向大家喊：“喂，帮忙推一下好不好？”人们争着往车下涌，李大毛以为人们下去推车，他坐在最后，跟下去一看，没有一个人帮忙，都走了。那边屋檐下站着一群看热闹的，也都袖着手。司机气得骂了一句：“这地方该他妈的穷！”李大毛替司机可怜，说，我帮你推吧。司机摇了摇头说：

“你一个人怎么推？不给他们几个不行的。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

“就是推起来了，车子过夜也要出问题。不是油放光了就是东西不见了。他们就干这种事。”司机说着，帮他拎下东西，锁了车门，往那边去了。

李大毛望一眼车底下，发现那个坑的确是人为的。大约前不久这里修过什么，挖了一道沟，这道沟就再也填不平了。再望前面，那里开着一家餐馆，显然这个坑与这家馆子有关联，车子在这里陷住了，一有客人吃饭，二来推车可以捞钱。他扛了被子行李，也往那边去，迈着重如千斤的腿。今晚肯定是找不着干部了，只能在这个店子里住下来。

这个餐馆仿佛是大山里唯一的建筑，自然成了人们聚集的中心。门口有许多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天黑了也不回家，在这里发泄着体内的躁动。谈的话题无非两方面：钱和女人。谈钱的自己成年看着几张钱，却谈着外面的大买卖，数字都是几百万几千万；再讲着无影子的传闻，什么关云长的部队在哪里埋过金子，哪里有一座古墓葬着什么宰相，都是想发财而又没门路的。谈女人的讲着张家的老婆李家的媳妇，张三跟李四，李四跟王五。都袖着手，都蹬着脚，哈哈连天，跟馆子里的姑娘们动手动脚。

司机进去，大叫一声“王老板”，从里间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。司机拿出五十块钱，笑着说：“王老板，请你帮忙找几个人，推一下车，好不好？”王老板接过钱就往衣袋一塞，喊了

一声：“狗子，大炮，走，推车去！”那一帮人很听话，吆喝一声，就往外走了。司机跟着他们，不一会儿，那辆车就开到了餐馆门口。李大毛看在眼里，明白就是这个王老板一伙捣鬼。他相信司机心里也有数，不过是花钱买个平安。那个王老板一进门就喊：

“给马师傅弄个火锅！”

马师傅见李大毛跟着，还带着行李，知道他是县里的，这时也没个人说说话，就跟他笑笑。李大毛跟他开玩笑：

“这倒像是鸿门宴，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？”

马师傅等没人在身边，悄声说：“现在治安不好，干我们这一行的，什么人都得罪不起。你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就到这儿。帮他们脱贫呢。”

“不用帮他们脱贫，只把这些人管住，他们就不穷了。山上有药材，山里头有矿石，都他妈的不用心去干，尽搞些坑人的勾当，不穷才怪。算了，你也没吃，我们一起吃吧，反正一个火锅我也吃不完。五十块推车，五十块火锅，只要一来就是要出的。哪个单位的？”

“文化馆的。”他撒谎。

“文化单位也穷。”

“穷才叫文化，富了就不是文化了。这个姓王的叫什么？”

“王志武，听说是这里书记的侄子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

李大毛也就不客气，拎着行李跟马师傅进到里间，坐在一

张桌边闲聊。餐馆里除了他们两个吃饭的，其余的人就是那些无事干的男女，他们在外间叽叽喳喳，嘻嘻哈哈。一个姑娘端来了炉子，另一个姑娘端来了火锅，一锅黑糊糊的骨头，数量倒不少，只是那骨头下面都是萝卜，值不了五块钱。她们什么话也不说，放下就出去了。马师傅苦笑一下：

“你看，这在城里也值不得十块钱。”

李大毛离开了那条古道和古书，一入世就容易激动，早就肚子里气不顺了。他不说话，想着主意。过一会儿，王老板来了，冲李大毛问：

“您也是进餐的？”

“是，我跟他一起。”

“不加点儿菜？”

“不加，就一个火锅。”

“这个火锅是师傅的。”

“师傅今日不要了，我请客。”

王老板依然笑着，但笑得不大自然。“平时马师傅一个人吃一个火锅，再加二两酒，还有下火锅的配菜。工人师傅是劳动人民，干的是体力活儿，吃得多。”

李大毛笑起来：“莫不是你这个馆子里就只有一个马师傅好宰，再也宰不了其他的人了？”

王老板变了脸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李大毛原本是个喜欢惹事的，这几年在县里一直修炼，也